

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 Oral History Archive 康尼岛历史工程口述历史典藏

Interviewee: Yanglun Hsiao 受访者: _ 萧映伦 _ _

Interviewer: Ruonan Zheng 访问者: _ _ 郑若楠 _

<https://www.coneyislandhistory.org/oral-history-archive/yanglun-hsiao>

Content © 2019 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 内容©2019康尼岛历史工程。 _

All material on the CIHP website is copyrighted and can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

RZ:大家好，我是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的郑若楠，今天我们采访中国影人萧映伦。

YH:大家好，我叫做萧映伦，我来自台湾，我主要的工作是拍电影的，目前是做电影剪辑。我2013年的时候来纽约，2015年初回亚洲工作，2018年1月再来到纽约到现在。

RZ:所以你现在在美国是工作么？

YH:我目前在读书，在读英文。

RZ:是为什么想来到纽约？

因为我在亚洲工作了几年，然后发现越来越多的跨国的合作案子到亚洲来拍，英文的需求就非常重要，所以觉得把英文学好好像可以接到比较大的案子，可以学到比较多的东西。

RZ:为什么选了纽约而不是其他地方？

YH:因为纽约的文化比较多元，然后它其实还蛮支持独立电影的。如果说和西岸比较起来的话，西岸的电影可能都比较偏向是大的制片厂，东岸是小制作，我还蛮喜欢独立电影的。

RZ:那你来纽约以后为什么想到来Brighton Beach这个地方？

YH:其实我2013年是住在sunset park，这次来为什么到Brighton Beach是因为我之前有认识一对墨西哥夫妻，他们对我很好，非常好，就像对自己子女一样。我这次来先去拜访他们，然后我们在Brighton Beach刚好有一个空房间你要不要过来住，我想那好啊那就来这里住好了。

RZ:那你之前对Brighton Beach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YH:之前对Brighton Beach是非常陌生的。

RZ:那现在呢？住了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像家？

YH:Brighton Beach的人都凶凶的(笑)。因为和我之前住在sunset park那边都是拉丁美洲人，人都很热情，街道上都是大人、小孩，在路上很开心的样子。然后到了Brighton Beach，觉得他们比较没有这么热情，但是住了一年多以后感觉到他们看起来冷冷的，但其实你如果跟他们好好的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的心也是很温暖的。

RZ:有没有跟一个人的聊天让你记忆深刻？

YH: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在Brighton Beach的一个market(超市)买了一个面包，然后我就坐在海边吃，然后旁边的阿姨就说你在吃什么好香，在哪里买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Brighton Beach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或者哪里可以买到，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RZ:然后我关注到你有一个instagram账号@shorty0127_msy，我也看到你有拍Coney Island，最近有发的美人鱼游行，可不可以讲一下第一次去的感受？

YH:我很喜欢美人鱼游行，因为它的主题就蛮符合Coney Island的，夏天那海洋，然后在便装游行里你可以看到纽约人的活力与创意。而且它是一个全民的运动，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大人带小朋友，或者是老人，都可以一起同乐的。然后甚至有人带宠物，我有看到有人带狗狗，还有带一只鸡，把他们的宠物也扮成海底生物，我觉得这是蛮妙的。然后从游行的人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很有自信，然后也关注社会还有自然环境，为自然环境发声，比如说在游行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支持性别平权，还有反对滥捕鲨鱼之类的一些活动。然后可以在Coney Island的活动里面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纽约人在参与休闲活动上其实是非常用心的。

RZ:所以这些是你在亚洲没有经历过得么？

YH:在亚洲也有，只不过没有这么开放。

RZ:然后也看到你也记录了吃热狗大赛的情景，能稍微谈一下么？

YH:其实我没有很热衷于吃热狗大赛，因为你看到最后觉得嗯，他们好痛苦啊，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因为其实这个活动很有名啦，所以还是会想要去凑个热闹看一下，而且我觉得会很有意思的是它在国庆日举行的，为什么有人在国庆日的时候举办吃热狗大赛，这可能是在台湾很难相连接的。

RZ:那还有一些其他当地的活动对你的作品产生了影响？

YH:关于活动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其实我现在有两个短篇的剧本，是我住在Brighton Beach想出来的。以前会想既然到了纽约，应该会拍西方人的故事，这样我可以拿作品回去，让别人觉得我的作品跟一般亚洲的作品不一样。但是住在Brighton Beach之后有很多跟自己对话的时间。然后我住在一个跟自己文化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发现我可能没有办法用其他文化的思维去想故事，因为那不是我的故事，那不够真实。但是我可以写我自己在美国住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文化差异的冲击，这些都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

RZ:刚才你说你在上学，能不能讲讲你在学校的生活？在哪里上学，学什么。

YH:我2018年一整年都在King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读ESL，就是语言课程，然后它的课程和

一般的语言学校不太一样的，一般的语言学校会上chapter 1, chapter 2那种，一章一章地教。但是我现在上的课程是读小说，让你读小说，然后大家一起去讨论。然后很有趣的是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国家，所以对于同样的文章有不一样的解读，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然后我的老师也给我们很多的想法，我们在台湾没有办法真正感受到种族歧视，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到了King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我们读美国历史，然后就可以真的深切地体会到原来有这样的历史，会造成这样子的社会现象，这是美国人很重要的课题，要慢慢地去克服。

RZ:那在你的居住区有亚洲人么？或者是你的朋友

YH:我所认识的一个亚洲人在开99美分店的人，他看到我也很讶异，你怎么会在这里。

RZ:那平时的话你的生活是外国人多还是亚洲人多？

YH:外国人比较多，因为我平时会拿捏一下。因为这种东西有点成瘾，如果你和华人聚集在一起的话会成瘾。因为华人真的是很互相照顾，很互相帮忙。所以如果你有跟一群亚洲人成了朋友，你就会在那个圈圈里面。我会拿捏这个尺度，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多认识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可能不会像亚洲人这样support(支持)你，但是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想法。

RZ:其实对你的经历本身我很好奇，为什么一开始就是想学电影，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媒介去讲故事？

YH:我其实在台湾的时候读了五年的专科学校，主修是资讯管理，都是在电脑前面，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一直跟电脑说话，一方面可能是自己的智商不够高，一方面是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有一点无聊。所以想我要说人的话，一方面对电影以前就有兴趣。所以想那学学电影好了。

RZ:那你在这个行业我看到有从业十多年了，那其实很久了，然后觉得很不容易，一个人可能就是放弃了之前的成就、积累的人脉就来到纽约，其实也很不容易。

YH:因为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个巨变。就是我13年到纽约，那个时候就想把英文学好，然后回亚洲工作拍好的华语电影，所以15年有了工作机会我就回去了。那时候英文没有很好，有一点像是放弃了自己的学习。回到台湾工作也算蛮顺利的，以前是做助理，渐渐地做到执行导演，自己写剧本。然后到了16年，因为我写了一个剧本，帮制作公司拿到了日本的赞助，那个公司就把我的剧本拿走，把钱拿走，把我踢走了。那时候就觉得很受伤，自己花了很大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那时候也傻傻的，那时候太相信对方，也没有签合约。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小公司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一起把片子拍好，所以就也没有计较钱的东西，到最后他们这样子对我，我觉得很受伤，我觉得我不能把自己局限到台湾，或是华语市场，我应该要下定决心要把英文学好，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过得好好的。

RZ:因为我看到你有instagram账号@auntyshorty0127, 把你的niece(侄女)photoshop到你的日常生活里, 能不能讲讲为什么你会创建这个账号? 选了哪些场景?

YH:本来auntyshorty这个的原型是因为我在美国, 然后我姐姐常常会发一些我侄女的照片给我, 有一天她就问我说我想给侄女买衣服,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颜色好, 然后她就把衣服的截图给我, 然后我很难决定把哪一个颜色搭配起来, 然后就把侄女的头切下来, photoshop下来然后把他贴在衣服上, 然后我姐就说好像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我比较喜欢绿色的, 从此之后我就photoshop我侄女的照片。有一点中毒的状态, 我之前参加吃热狗大赛有拍上的照片, 然后我把我侄女在吃饭的照片photoshop到舞台上, 然后看起来她也在参加吃热狗大赛。

RZ:那如果他们(你的家人)有机会来纽约的话, 你会把他们带到哪里? 纽约哪些地方或者你居住哪些地方?

YH:我也会希望他们可以来Coney Island或者是Brighton Beach, 因为我很喜欢Coney Island给人的活力,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希望他们能参加美人鱼游行, 因为我想要知道他们想打扮成什么样子。

RZ:哦就是作为参加者, okay, 你觉得他们会打扮成什么样子?

YH:不知道哎, 因为我爸是个很正经的人, 你就会忍不住想要恶搞他, 如果是我侄女的话, 她应该很适合扮海绵宝里面的派大星, 我觉得我侄女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小孩, 但她就是充满喜感, 她要走她自己的路。

RZ:平时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想过写侄女的事?

YH:暂时没有, 但是其实我每天都担心她, 以后每天长大了以后会不会被欺负, 因为身为女性, 然后就是自己在工作中有遇过一些问题, 然后你就会觉得, 恩, 姐姐的女儿, 你会觉得当女生很不方便, 你就希望可以保护她, 因为身为女性有很多的不平等、不方便。

RZ:所以在这里你会遇到不平等、不方便的事情么?

YH:我觉得反而比较少, 比台湾少。因为可能我还没有真正工作, 所以我没有真切地遇到, 遇到的朋友都是学生, 其实他们都是蛮单纯的, 所以这部分我还没有真正体会到。但是在台湾的话工作上就是大家会吃你一点豆腐啊, 摸你一下啊, 或者是讲一些不太合适的笑话, 那你如果翻脸的话, 人家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不上道。

RZ:所以你现在拍照片, 自己还是自娱自乐的?

YH:我之前有拍朋友, 不熟的朋友啦, 但是拍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 一开始觉得这个人很漂亮, 但是你认识了这个人以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不好看, 你懂我的意思么, 就是从照片上看起来你把她拍的很漂亮, 但是你认识他本人就发现她的个性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 所以当你在看你的照

片的时候就会觉得，恩，感觉好像差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喜欢拍陌生人的原因，就是我不想去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对，就是你不用去告诉他们我要拍你，我就是在远远的地方拍你，那时候其实是最真实。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说，有人在拍我，我要假装我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假装我很认真，我要假装怎么样，他就是真实的这样子。

RZ: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关注身边neighbourhood(住宅区)的变化？

YH:其实我在这边儿住得时间不太长，大概就是一年多一点。与其说是环境的变化不如说是自己心境上的改变会多一点点。就像前面说的，我住在sunset park的时候，那边人看起来都很开心，每个人都可以和你成为朋友，其实有一点像是我的老家台中，因为人都是很热情，但是到了Brighton Beach一开始没有办法适应，因为他们冷冷的，有的时候就连买东西都是一种挑战，后来我决定要换一种心态去生活，就是我在对别人微笑的时候我不应该有期待别人会用微笑回应我。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然后每个人都有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不能有太大的期待，这个东西想通了我就不会那么在意别人对我的态度。我现在把自己当做是观光客，我每一天都是观光客，每件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然后我喜欢拿我的相机四处拍照，就是拍摄一些街道、商店做的人啊，地铁等车的人，或是海边晒太阳的人，也许这些人每天都一样，在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的表情中读出不一样的心情，这个是我在Brighton Beach学到的，就是用心去体会各种细节，然后你就会每天都会有惊喜。